

# 商後期

## 門祖丁簋



商周銅簋，依其足式，可分為圈足簋、方座簋、四足簋、三足簋、高圈足簋等五型。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銅簋，出於湖北黃陂盤龍城李家嘴的墓葬中，其年代約為商前期的晚段。商後期漸多，皆為無耳圈足簋與雙耳圈足簋。西周早期簋的器體普遍變大、增高，新出現在簋體下加設方體形座的「方座簋」、圈足下加高足的「四足簋」、「三足簋」形式。

本件〈門祖丁簋〉，銘三字。侈口、卷沿、略直腹、無耳。簋腹飾高凸的乳丁紋，底襯極淺的斜格紋。口沿下的頸部飾尖喙夔龍紋，兩兩相向，中間安放一高浮雕的獸頭，以三道脊稜界分出三組；圈足部位飾俯首卷尾夔紋，界以六道脊稜。頸部與圈足主紋下均以雲雷紋飾底。

腹壁較直的無耳圈足簋，多出現在鑄銅極盛的商後期，陝西長安先周與成康時的西周初早段墓葬，也有發現，從形制和紋樣看，「門祖丁簋」應

鑄於鑄銅極盛的商後期，故全器銅質精美，富麗厚重，十分雅致。

在腹部的內底中央，鑄有銘文三字：「門祖丁」，第一字像兩扇門形，即「門」字，是作器者的族徽。族徽之下二字是「祖丁」，為祭祀的對象，由銘文可知此銅簋是「門氏」家族，為祭祀祖父丁而鑄製的禮器，盛以稻粱，以陳以享。〈詩經〉所謂：「陳饋八簋」（以大小漸次的八個銅簋裝盛各種糧米，陳列祭祀以享祖先），正是貴族禮制最高陳設的寫照。本器原貯承德避暑山莊，後轉歸古物陳列所，再入藏中央博物院。

「門氏」家族器傳世甚少，除本件〈門祖丁簋〉外，僅有一件年代屬商後期至西周早期的〈南門父丙鼎〉（原器已佚，僅存銘拓，〈集成〉一五六七），銘文「父丙、南門」四字。以「南門」為複合族徽，可知是「門氏」別支的「南門氏」的家族鑄器。

高一八·五 口徑一七·五公分  
銘三字  
中銅八八六

# 西周早期 獸面紋甗

通耳高四三·九 寬二九·六 口徑七·六公分  
中銅七七八



本器銅質精純，兩耳作繩紋。口沿下裝飾著三組長條形獸面紋，每組獸面紋均以凸起之短稜為鼻，雙目微凸，身軀分作兩列向左右延伸，其間填以細線雲雷紋。其下為一圈三角紋，其內飾以變形獸紋，亦以細線雲雷紋填充。圓凸的下半部上裝飾著三組浮雕的獸面紋，似為牛首之狀，豪放粗獷，與上半部的纖細工整形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甗的自名銘文作「獻」或「甗」（去瓦旁，有瓦旁的甗較晚出），下方的鬲，象圓口三款足形。上從虍，以比擬蒸氣上出之聲如虎嘯然，從虍從鬲會意，後加犬旁，因犬嗅靈敏，聞香而至，以增蒸味遠傳之旨。此「獻」從犬旁的甗」字又被引申假借作奉獻之意，遂再造從瓦的甗還其本意。

〈獸面紋甗〉為故宮近期赴奧地利展出的銅器選件之一，於本刊二九九期有較詳盡的介紹，讀者可以互參。

游國慶

商後期

亞醜方尊



高四五公分  
銘二字  
中銅一八七〇

在青銅禮器中，尊是來用盛酒的容器。一般常見的銅尊為圓敞口、圓肩腹、圓圈足，而本器為罕見的方形。方形器在商後期曾有一度高峰，主要出現在商王武丁的后妃「婦好」鑄製的銅器群，以及「亞醜」家族鑄器之中，台北故宮所藏除亞醜方尊外，尚有亞醜方觚、方簋、方鼎等，而類此精美的方尊，故宮存有一件。

銘文鑄在器口，亞字形框內一字：右象一戴冠者伸手向左側酒罈舀酒，或表掌酒祭祀之職司，暫定為「亞醜」，作為一族氏徽識。文獻資料記載，亞醜為姒姓，乃夏王室後人。傳世的具亞醜銘徽的銅器不下五十件，散見於公私收藏，本院藏有十五件，方形器佔約半數。近年於山東益都蘇埠屯屢屢出土帶亞醜銘文的器物，且有出自帶四個墓道的墓葬者，可知亞醜族墓主身分極高，學者因此推測，該族可能主要活動於商末周初的山東一帶，蘇埠屯即其活動區域。

本器為方形尊，全器腹壁曲線由上而下分成四個轉折，口緣外張，向肩部內縮；再向外斜出成肩部，腹部折下內

收，高圈足外撇。此頸、肩、腹、足，四部分轉折分明、棱角畢露。而頸、腹、足三部分的正面中間與四隅，又有高鼓的鉤狀稜脊，更加強方勁雄昂之美。肩部雖無稜脊，卻安置最為突出的八個立雕獸首：四正面中間作帶巴掌耳的麋鹿形獸首、四隅置帶雙夔龍耳之象鼻獸首相間裝飾，既沒有破壞器制方轉的轉折線條，同時往往也和諧而突兀地呈現其立雕特質。它們是以二次鑄接的方法與器身接合的。

全器紋飾滿裝，頸、肩、腹、足共有紋飾四層，頸部以回首夔紋為主要紋飾。直立的夔紋在修長的蕉葉紋內，紋飾細長，且在器表轉折曲度甚大的部位，因此，鑄工在轉折處，佈置多塊墊片，放置的部位，既避開掩蓋紋飾之顧忌，又可協助固定多塊的花紋外範，以與內模維持均勻的間距，顯示鑄工的巧思。

此器形制風格與故宮收藏的其它兩件亞醜方尊近，也與安陽郭家莊一六〇號墓尊近，顯示此氏族特性與中原風格有密切關係。

游國慶



商後期

蟠龍紋盤



高一六·三 徑四三公分  
中銅一五二三



作為承盃器的銅盤，最早出現於商前期的二里岡上層期，其特徵是：大口、平沿、淺腹、腹下有圈足、器體側視扁平。殷代以前皆無耳；西周以後始多雙附耳；春秋時出現半環耳並改圈足為蹄足、環足；戰國則見環耳銜環，且略去圈足或蹄足，盤腹直接貼地的新式樣。

〈蟠龍紋盤〉：淺腹高圈足，圈足外敞有階，全器六條範線，圈足上端有三個方孔，在範線上。盤口外張，盤外壁一側有一小環、另一側有二小環，與盤面龍首鼻樑居同一縱線。橫線外壁兩端則各飾一獸首。器腹外壁及圈足飾有夔紋，借鏽掩不清。器內壁盤面以大龍首為中心，雙眼突出炯炯有神，雙眉揚起，側出雙耳，額上雙角，皆為高浮雕。龍身隨圓形盤面蟠繞，間飾有

一夔紋、二小魚。盤面周匝近口沿器壁則飾相續環繞的魚紋、夔龍紋與鳥紋。更以雲雷紋襯底。構思精巧、繁麗生動，可以想見盤裡注水後，團身蟠龍自水雲、夔龍、魚鳥間扶搖而上的壯闊景象。

考古出土的〈蟠龍紋盤〉，見於安陽小屯婦好墓，亦極精美。高一三、口徑三六·六公分，較本件略小。婦好墓的高等級眾所皆知，則本〈蟠龍紋盤〉的原屬者，應該是比婦好同級貴族或更高的商王，時在商後期中段。

〈蟠龍紋盤〉代表了此期高階貴族或王室所喜愛的新興設計，其所需的創意構圖、精緻工藝與鑄造技術，絕非一般中小貴族所能擁有，的確確足以作為商後期青銅藝術的最高表徵。

游國慶

# 西周早期 康侯封方鼎



高二七·八公分  
銘文六字  
中銅二三三

鼎作為炊煮及裝盛肉類食物的祭器，依器腹形狀有圓鼎與方鼎二類：方鼎最早見於商前期的二里岡上層期，鼎腹呈深槽形。商後期始作長方淺槽形，鼎腹中央及四角，也出現扉棱。此形制沿及西周早期，仍甚常見。西周中期，方鼎改出寬矮而圓角附耳的新形式，晚期以後，方鼎便已罕見。

商周方鼎的演化，有如下幾點現象：一是型式由多樣而趨單一；二是高度降低、重量減輕、鑄作趨向簡率；三是紋飾內涵變小，且趨向簡約；四是銘文增多，但相較於同期圓鼎，則長銘比例反而減少。但從出土的墓葬禮器組合看，方鼎往往扮演著獨特而重要的角色。

本器平沿、方唇，兩立耳，器口俯視呈長方形，四面器腹壁主要由一道目雷紋（雙

列飾目）與解體卷角獸面紋組成。獸面紋以中線脊棱為鼻樑，左右兩邊合組成正面。以細密的雲雷紋飾地。腹四隅及四壁中部各飾有一高聳突起的山字形扉棱，共凡八道。立耳飾帶紋，四細長柱足上飾簡化蟬紋。

在腹部內壁，鑄有二行六字銘文：「康侯封作寶尊」。銘文意謂：康侯封鑄作這件寶貴的祭器，以陳祀宗廟。

「封」為人名，是周文王的第九子，周武王同母弟（武王為第二子、周公為第四子）。《史記·管蔡世家》云：「武王已克殷紂，平天下，封功臣昆弟：康叔封、冉季載皆少，未得封。」然當成王之初必已補封之，故《荀子·勸學》銘：「延令康侯鄙于徒簋」銘：「始命令康侯封國於衛地」，是知成王在封康叔為康侯之後，復改封於衛。《尚書

大傳》稱成王初，周公攝政：「一年救亂，二年克殷，三年踐奄，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。」「建侯衛」，指封侯於衛，以屏藩周，則康叔之改封衛，或在成王四年左右。

衛國位在黃河與淇水之間的故殷地，原為紂亡後，周武王封紂子武庚之所，武庚與三監叛亂後，周公伐滅之，遂以其殷民封予康叔而為衛君，故史稱「衛康叔」。《尚書》有《康誥》一篇，記周公攝政代成王告康叔之辭，闡明尚德慎刑、敬天愛民之道，具體規定施刑準則與刑律條目，強調以德政教化殷民，俾鞏固周王朝之安定，充分顯示周初的統治思想——明德慎刑，以化殷民。

康侯受封後鑄製禮器不少，傳世康侯器有食器三（方鼎、鬲、簋）、酒器三（爵、觶、盃）、兵器四（矛、刀、鉞二）、用器一（鑾鈴），凡



十一件。皆西周早期器，傳一九二八—一九三一年間有大批康侯器出土於河南濬縣辛村的衛侯墓地，爾後散佚各處，或在海外、或留內地。

本院現存方鼎、盃各一件（〈康侯盃〉，著錄號：騰六二—一六四，器形已被改造），推測或是早年出土於河南濬縣辛村的衛侯墓地，後輾轉進入宮中，乾隆時安定門內孔廟旁之國子監太學擴建落成，乾隆皇帝頒列「姬朝雅範」十件周代銅器，以煥宮牆，〈康侯方鼎〉正是為首的一件。可知此鼎原貯北京國子監，民國二十二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後，復撥歸中博，經輾轉遷徙而來台北。

游國慶



# 西周早期 龍紋方座簋



高三·九公分  
故銅一〇三五

方座簋是周文化的產物，

學者統計存世的方座簋有百餘件，約百分之五十九屬西周早期、約百分之十屬西周中期、百分之三十屬西周晚期，春秋戰國極少，可知西周早期是方座簋最興盛且型制最多樣化的時期。其出土地主要在關中以西的寶雞，而後迅速向東方擴展，是西周重食禮制文化的代表，出土方座簋的墓葬規模均較大，在禮器組合中，方座簋的地位也較高。

龍紋方座簋正代表了這新興的方座簋風尚。在形制上，承襲商後期的雙耳圓腹圈足簋，更在圈足下加一方座，成雙重器足。這種新興的加高器足的簋式，不僅使西周早期的銅簋比商後期增高而雄偉許多（尤其是周初的〈利簋〉、

〈天亡簋〉等），其於禮制中重要性，也說明了西周早期，改變商人重酒的祭祀組合，所表現的重食現象。

全器侈口，頸微收，飾以雙身龍紋，突出於細線雲雷紋襯底之上，恍若雲中矯龍。二龍身匯成一龍首，為高浮雕，置於器腹中央，龍身飾有細線淺雕鱗紋，軀體矯健，作S形向兩邊展開，引長至簋體半圍，配合著倒鉤的龍尾，形成起伏張力，極盡生動之能事。

器腹與方座腹部飾以幾何式的直紋，與其他器表主要裝飾之動物紋飾，恰成橫與直的方向對比。圈足上裝飾的鳥紋，早在商後期已出現，但較短小。至西周早期產生長尾鳥紋：尾部誇張式的拉長，抑揚卷曲，裝飾婉麗，是西周新興

的動感紋飾。

方座上平面的四個角落，各裝飾有變體花瓣紋組成的獸面紋，方座四直壁則以幾何化的夔紋圍成一長方框形，內飾直條紋。

簋腹旁置下有長垂珥的雙半環耳：半環耳上端為獸首，下半部有鳥翅，垂珥為鳥爪與前卷的尾羽，明顯是西周早期始盛行的「獸首銜鳥」主題，只是此器器耳為簡化形式，故獸首下不見鳥首。

由其他可為標準器的帶銘方座簋的型、紋排比，龍紋方座簋的鑄成，約在西周早期的成王、康王之際，它完整地裝飾著屬於周人建國初期，承繼商人而賦予變化意念的新興風格。

游國慶



# 西周早期 祖乙尊



高三四·五，口徑五·六公分  
故銅三九〇

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筒狀尊，呈三段式，侈口、腹微鼓、高圈足外侈，近地有折緣，通體四方作四道透雕扉稜。

口緣外壁飾尖葉形簡化倒立夔紋，其下為卷尾夔龍紋，腹部正反面均飾巨形獸面，雙目、雙角、雙耳與嘴角獠牙皆聳揚出器表，形象森然，挺立的鼻樑取代扉稜，更賦予獸面立體的雄偉氣勢。

腹下作二道弦紋與高圈足相隔，其下則飾曲角獸面紋，全器莊嚴雄奇，華美富麗。



與此形制相近的尚有成王時的〈何尊〉，昭王的〈旂尊〉，及同為西周早期的〈商尊〉，均極精美，為一時銅尊的首選。

銘文二行六字：「作祖乙寶尊彝」，紀錄某人（作者名未鑄上）為其祖父乙鑄作此寶貴的祭器。銘文書法開張奇逸、線條堅勁挺拔，是西周早期的金文典型書風。「尊」字作兩手捧酒罇（西旁）循階（阜旁）而上，以陳祭祀之形。故可作為禮器的通名，如「寶尊」、「寶尊彝」、「寶尊器」等皆是。

「寶尊彝」之稱非僅用於酒器，我們統計殷周金文中「寶尊彝」出現的情形，食器有二一四件，含鼎、鬲、甗、簋、豆、盂各器類，其中「方鼎」與「簋」尤多；酒器有二三三件，器類有爵、角、觚、觶、罍、尊、犧尊、壺、

卣、彝、觥、斝、罍，其中自以「尊、犧尊」有此稱的數量最多，高達八十餘件，「卣」也不少；水器有十七件，盤、盃、匝都有。顯示「寶尊彝」三字不是酒器專用，再仔細查核具此銘之銅器，大都（部分器形已佚）極其精美而重要，似乎意謂必定在宗廟禮器上非常尊貴，才會題鑄此「寶尊彝」三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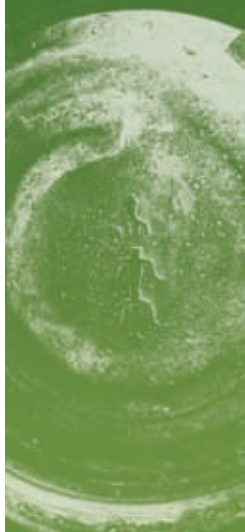
從具此銘銅器的時代看，以西周早期和中期為最多，殷器幾未曾見，或可說「寶尊彝」之稱是周人始作，隨禮制之嚴密而愈加普遍，所以只鑄銘「作寶尊彝」四字之器（如簋、尊、卣），至西周中期極為常見。如此說來，本件〈祖乙尊〉正是周人在西周早期於銅器形制、紋飾工藝，以及銘文格式上，努力改變殷商舊風，所謂突破前人、「其命維新」的代表之作。

游國慶



# 西周早期

## 蟠龍獸面紋盃



高五七·六 口徑一四公分  
故銅二三八〇

「盃」，為碩腹帶蓋、前有斜出管狀流嘴、後有鑿把的四足（或三足）銅器。前輩學者以為是「古時的和酒溫酒器」（郭寶鈞）、或「和鬱於酒而煮之器」（陳夢家），從墓葬出土成組的青銅禮器組合關係看，在商代後期至西周中期，「盃」往往與盥器的「盤」伴出；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，墓葬裡的「盤」「盃」組合漸為「盤」「匜」組合取代，春秋中期以後，「盃」幾已退出禮器舞台。

從「盃」腹下高柱足的形制特徵看，因其下空可加熱，則用以和酒、溫酒，再注於杯爵的可能性很高。由出土組合與「盤」一起的狀況看，「盃」必也兼具盥禮用器的功能，其用途與「匜」相似，這從西周中晚期「盤」「匜」「盃」的自名器中：「匜」可以稱「盃」（如宗仲匜、貯子匜）、「盃」也可以稱「匜」

（如嘉仲盃）、「盤」「盃」連稱（如王盃、函皇父盤）；甚或「盃」而名「盤」（如衛盃）的諸多現象看，可得明證。

商代盃有袋足封口盃、圓底罐形盃與卵底壺形盃，西周早期新出弧襠鬲身三足式盃、以及弧襠鬲身四足式盃等，〈蟠龍獸面紋盃〉即弧襠底四足盃的代表。

此器造形奇特，氣勢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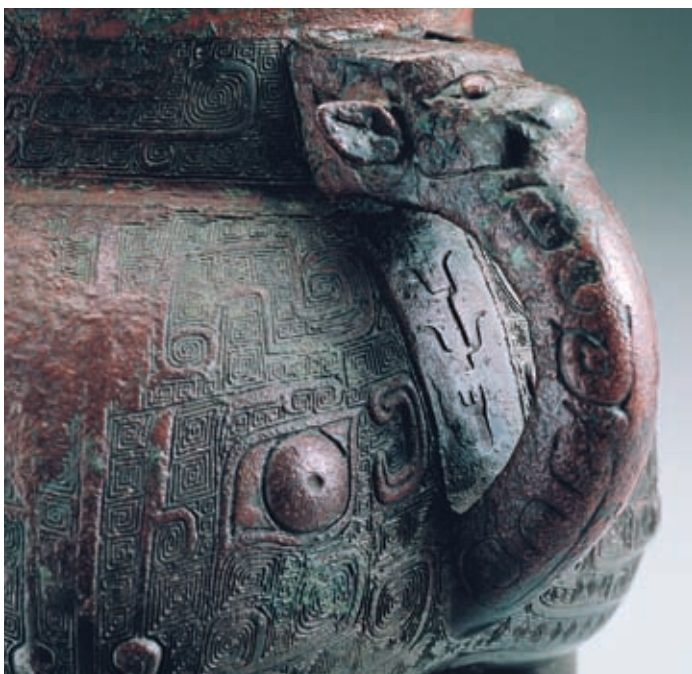
偉，蓋鈕作立體盤龍，用雙腿撐托龍頭，龍身盤繞成三圈。器腹作四等分，鼓凸似袋狀；腹部前端有一管狀流嘴，後為一牛首鑿，腹下四柱足微外敞支立，典雅厚重。

全身除了底部，都滿佈紋飾，腹部作四幅有角的獸面，只眼珠、鼻頭及耳微凸。流嘴飾「夔龍紋」，頸部飾獸紋，足部作蟬紋，通體屬於淺浮雕，細緻精美。

在蓋內及器右側把手內的腹壁上，鑄有相同的銘文一字。此字的結構原始而象形，作斷首正面人形上一向下足形，為作器者之族徽。

此盃鼓腹渾樸、蟠龍生動，滿裝紋飾精緻，早見收於乾隆敕編的《寧壽鑑古》（一七七〇年編成）中，可知至晚在十八世紀已入藏皇宮，後再入編故宮博物院之著錄中。

游國慶



# 西周早期

## 雙龍紋簋

高二·三公分  
故銅三八八



簋本以圓腹圈足為基本形制，在商前期出現青銅禮器的行列中，作為黍盛飯器的主要代表，以祭祖宴饗，直至戰國，約一千三百多年之久，並在蓋、耳、足的器型與紋飾之間多所變化。

本簋最獨特處在於器與蓋合成一體的紋樣設計：雙龍主題，兩頭龍首會聚於蓋上，張口露齒的大嘴並峙於蓋頂中央，一龍帶錐狀旋紋角；一龍帶柱狀瓶形角。雙龍的眼、角、耳，以立體高浮雕突出器表，極其醒目。器身飾雙龍的龍軀，沿簋體向左下引帶至另一面的圈足邊，龍軀綴以菱形紋與三角紋，藉示為龍鱗。二龍軀交纏的隙地，更填飾大小二隻相向的夔龍，以豐富整體紋飾。

由於全簋紋飾是蓋、器一

氣呵成，故雙龍的首與身的位置須密切對齊，始不致「身首異處」，細觀其器口呈略橢圓形，蓋樺（子口）相對也呈橢圓，當兩邊器耳與器面中線連成一線時，蓋與器恰可密合扣緊。龍首與器身上的龍身相對準，雙龍相互蟠繞而下；龍首的方向固定，分別與器腹上蟠繞的雙龍的身軀相連，設計精巧，工藝完善，令人激賞。

這種器、蓋一體，以完成全器蟠繞的紋飾設計，於商周青銅器中甚為罕見。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有〈青銅人面盃〉，其紋樣設計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本雙龍紋簋的器形（簋腹曲線）及器耳裝飾（半環耳式與垂珥），呈現出西周早期的時代風格。斂口小蓋、腹呈扁圓球形、高圈足外撇、器身側

出兩獸首半環耳的簋制，早出現於殷墟青銅器第四期（唯其上有弧面蓋、圈足形捉手，與本簋不同），這種形制，西周早期仍繼續流行，但在雙耳下加飾長垂珥、器耳裝飾獸首銜鳥，則是西周早期才普遍的型紋附屬題材，由此推斷，此雙龍紋簋為西周初早期的鑄器。

器內底有銘文三字：「作寶簋」，銘文線條圓婉（如「寶」字的「宀」頭兩邊圓轉而下，是西周晚期的典型筆勢），屬西周晚期書風，與整器型紋的早期風格不相應。經細察器底有補綴痕跡，推想此器在進入清宮前，曾為匠人取他器帶銘（也可能是刻意仿古的銘文）的破銅片葺補過，或許欲藉此為銅器添加價值，所以才留下這般器身與銘文時代不符的怪現象。

游國慶



# 西周中期 服方尊

高三·六公分  
銘一四字  
故銅三八一

此尊圓口方體，器身分作三層，四隅有扉棱，腹兩側各有一個象鼻形鑿，腹和圈足的前後亦有扉棱。

通體紋飾，頸飾鳳紋和夔紋，腹飾夔首組成的獸面紋，圈足飾對立垂尾鳥紋。皆以雲雷紋填地，全器堅實精美。

腹部內底鑄銘三行十四字：「服肇夙夕明享，作文考日辛寶尊彝。」言「服」為紀念其父「文考日辛」（「文」為美稱，父死曰「考」，以辛日為祭日，他銘多用「父辛」之稱）而鑄製此宗廟禮器，以日夜饗祀先父。

稱先人名以日名（如祖



丁、父乙、母戊等），是商人的習慣。當周人滅殷而有天下，周王深知殷文化與殷貴族的重要性，故任命大量的殷商知識份子供職於朝廷，他們不負所託，屢屢在助祭儀典及征伐戎事上立下功業，而受到周王的勳勞賞賜，因之鑄製銅禮器以榮顯先人（周人多稱曰：「前文人」），其銘文之中必保留舊習：稱先人以「日名」，並加附「族徽」（鑄造型式、紋樣，也因固有工匠群的承襲之故，有殷遺風），於是西周早、中期，乃至少數晚期的青銅器上所出現的「日名」與「族徽」，都確切說明作器者是殷商的遺族。西周中期以後，「周禮」愈趨嚴密，商與周的族群間的交流與同化，愈見頻繁，使得殷遺的鑄器標誌愈來愈少，晚期以後的青銅器，此特別的「殷風」才漸漸消失。

從銘文書法看，行款、字距疏朗，是西周早期後段至中

期早段的銘文風格，各字寫法與筆畫，保留了许多復古的意圖：「服」字中間人頭與左旁下引末筆、「肇」字下方手形的下曳、「夙」字右旁人身、「考」字中段右引、「辛」字末筆中段、「尊」「彝」二字下方拱手下引筆畫，都清楚地顯示著追摹商代器銘常見的肥筆和墨了的痕跡，而「文」字更保存早期銘文才有的字中裝飾符（或作「心」形，清吳大澂指出《尚書》「寧王」之「寧」，為金文「文王」之「文」的形誤，正因早期銘文的「文」字中有「心」之故）。

帶有象鼻形鑿的方尊，除了〈服方尊〉外，另有傳世的〈小子生尊〉，以及一九五五年陝西郿縣出土的〈盩方尊〉，時代均在西周早期後段到中期前段，可知帶有象鼻形鑿的方尊正是昭王、穆王世的流行器形。

游國慶



西周中期  
殷句方壺



銘二字  
高五八·二公分  
中銅四五七



壺為盛酒之器，自商至春秋、戰國，一脈沿續，製作未曾中斷過。

「壺」，最早見於商代前期，歷商後期、兩周、秦、

漢，盛行不歇，其造型變化多樣，約而言之，有圓腹壺、橢圓形腹壺、橢方形腹壺、方腹壺、扁腹壺、以及瓠形壺等多種。「方腹壺」始見於戰國中期，通行至西漢。「扁腹壺」，初見於戰國，盛行於兩漢。「瓠形壺」，約始見於春秋早期，行用至中晚期，其後罕覯。「圓腹壺」與「橢圓形腹壺」出現較早，盛行於商、西周早中期，至春秋戰國，仍然是「壺」形的主流。「橢方形腹壺」興起於西周晚期，圓角長方形的器身，穩重而渾厚（如著名的〈頌壺〉與本器即作此形），沿用至春秋晚期，以後就罕見了。

青銅殉埋禮制系統從商人重酒器，轉變到周人重食器的趨勢，在西周早期已漸趨明顯。商代已發展的多種類別的酒器，到西周中期以後，已漸隱退，出現獨重酒壺的現象，壺型變高大，三十乃至五十公分以上的圓壺、方壺倍出，這種大型酒壺的鑄作風潮，在西周中期以後到春秋戰國，歷久

不衰，〈殷句方壺〉即出現在此發展趨勢之初的西周中期。

〈殷句方壺〉，橢方形腹，近口與圈足處漸趨矩形，下有圈足，上有器蓋，器腹側出雙環耳。器蓋頂部飾夔紋、蓋沿飾幾何化竊曲紋，口下頸部飾雙層波曲環帶紋，腹飾歧出大寬條帶組成的獸面紋。頸、腹皆有雷紋襯底，圈足飾重環紋。

商後期及西周早期，盛行雷紋襯底的獸面紋，在西周中期以後漸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盛行於西周中晚期的幾何化的環帶紋、重環紋、竊曲紋。此器的花紋，正逢由幾何化的紋飾取代獸面紋的西周中期左右。

蓋頂立沿有二十一字銘文：「殷句作其寶壺，用與甫內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。」銘文大意為「殷句」鑄作此寶貴的銅壺，以祭祀先人，祈望求家族興旺，子孫永寶用。銘文裏自名為「寶壺」，確證了此器類的名稱——

游國慶

# 西周中期 作寶尊彝卣

高〇一·六 口徑九·二×十二·六公分  
故銅二二三



宋人於《考古圖》、《博古圖錄》中最先為此類器制定名曰「卣」，沿用至今，惜目前尚未見有自名之器，考古出土〈叔萇父卣〉有銘文稱「余

兄為女（汝）茲小鬱彝」，「鬱彝」二字雖非自名，卻說明了此器是用以盛貯鬱鬯（香草釀的酒）的彝器，甲骨文有「鬯五卣」、金文〈毛公鼎〉賞賜詞有「易（賜）女（汝）秬鬯一卣」，可證卣是一種專以盛裝鬯酒的酒器；斂口、碩腹、頸部兩側有提梁，器上有蓋、蓋頂有鈕，腹下有圈足；簡言之，深腹圈足有蓋及提梁，是「卣」器的特徵。這形制自商前期出現，到西周中期大盛，其提梁與蓋是始終不變的特色。

〈作寶尊彝卣〉為西周昭穆時期流行的型制，矮體垂腹，橫截面呈橢圓形，蓋的左右兩側有直立的犄角，蓋鈕捉

手作圈狀，此蓋沿垂直緊密扣合器口的子母口設計，以及卣蓋兩側突起的裝飾，是西周中期卣制特色。

提梁上飾蟬紋，兩端作圓雕象鼻獸頭。通體以細雷紋飾地，頸部飾以浮雕獸首為中央之相向長尾鳥紋，腹飾卷尾顧首大鳳鳥紋，形象生動、線條優美。器與蓋主體紋飾的長冠羽卷尾回首鳥紋，為西周中期新興的時尚紋樣款式；豐富華麗的卷曲尾羽及垂冠帶飾，蜿蜒旋繞、歧出多變。

而器身變較低矮，器之最寬徑在腹下半部，形成往下傾垂的形制特色，也是卣器在青銅禮制舞台最後演出的常見戲碼。

在蓋內和器內底鑄有相同銘文，各一行四字：「作寶尊彝」——鑄作此宗廟祭祀所需的禮器。  
游國慶

#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

## 鳥首獸尊

高二〇公分 重一·八一公斤  
故銅三三六七



全器作複合動物式神獸形立雕之盛酒器。頭部為鳥禽式，勾喙有活軸可開合；頸部飾貝紋設子母口，以鳥首為蓋；器身中空可盛酒漿，作四肢蹲伏狀獸形，身飾羽翅紋，兩肋飾雙翼，利爪內斂；左後足與尾俱殘。

本器鳥首蓋的紋飾、造型與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之〈鳥尊〉和〈蟠蛇紋匏壺〉的鳥首蓋，裝飾作風都是以高浮雕塑造出眉、目、冠、喙等，再於其上填滿各種細緻紋飾。而獸身兩肋飾雙羽翼的藝術風格，與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出土之〈錯銀雙翼神獸〉，其立雕上揚展翅的羽翼，雖然與本器以陰線示意直接鑄刻在獸身的羽翼，分別表現出陽剛與陰柔迥異的美感，但其中的裝飾構思卻是如此雷同。故而應可將本器的裝飾藝術手法歸

入三晉風格。

《周禮·春官·司尊彝》：「掌六尊六彝之位，詔其酌，辨其用與其實。」此六尊六彝中有的冠以鳥獸之名，如鳥彝、虎彝、象尊。而這些尊彝所盛之酒，是經過濾後專供祭祀用的酒。這些記載可視為先秦時期有取鳥獸形鑄造青銅禮器之制，但不必與出土的先秦銅禮器硬套合。因為在傳世與考古的動物形青銅酒器中，其造型包括虎、象、牛、馬、犀、牛、羊、獬、兔、鳥、鷓鴣、鴨、魚、神獸等，取材之廣遠非《周禮》一書所能包容。而這類酒器並無自名器，將動物形之青銅酒器歸屬於尊類，始於宋代，而容庚《商周彝器通考》更將其獨立為「鳥獸尊」一類，自此約定成俗。

朱林澤

# 戰國早期

## 蔡侯產之用戈



產(?)



侯



蔡



戈



用



之



長三公分  
重〇·四七六公斤  
中銅四二〇



此器為長條形援有胡長內三穿戈。援與鋒間弧收，鋒的上下刃外弧，援上刃平直微上揚，長胡內欄與援夾角小于九十度，近長條形內上裝飾有錯金罔紋和獸紋。錯金鳥蟲篆六字「蔡侯產之用戈」，施於援上刃及胡部。

與本戈型制相似者有：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之〈曾侯乙戟〉，院藏（台購〇八四八八）〈蔡公子從之用戈〉。細審上述二件兵器，其長條形內部，後下緣都有一小塊裝飾性極強的向下凸出。這內部型制與河南偃師二里頭所出的銅〈曲內戈〉，有極近似的藝術風格。〈曲內戈〉發展的後期更有如：河南安陽小屯墓的〈玉援銅曲內戈〉，院藏（台購〇八四〇四）〈玉援銅曲內戈〉，裝飾藝術性及禮儀性質極強的禮兵器。上述〈曾侯乙戟〉、〈蔡公子從之用戈〉、與〈蔡侯產之用戈〉是否承繼有曲內戈在禮兵器用途上的遺意，可再作更多出土材料的比對分析。本戈為清代收藏家劉體智舊藏，〈善齋吉金錄〉曾著錄，由於早年出土時內部順欄已斷齊，可能在當時沒有

適當的比對資料，所以修護時內部上下顛倒誤植。

蔡國是西周早期武王弟叔度分封的姬姓諸侯國，戰國時滅於楚。原建都在河南上蔡，後遷于河南新蔡再遷于今安徽壽縣。本戈即是蔡聲侯姬產（西元前四七一—四五七）的用戈。一九五八年在安徽淮南蔡家崗趙家孤堆發掘清理的北孤堆（二號墓）即是蔡聲侯姬產之墓，此墓禮器早年已被盜掘一空，但還有少數兵器殘留，其中有蔡侯產劍三把。本戈或許就是此墓早年的盜掘品之一。

許慎的〈說文解字敘〉中論「秦書八體」有鳥蟲書之名，這是一種裝飾性很強的圖案化書體。主要流行於春秋、戰國時期。字體結構基本上由裝飾性圖案及篆書兩部份組合成一字。其中裝飾性圖案有：蜿蜒盤曲如蟲之狀、挺秀卓立如鳥之形、雄奇恣放如龍獸之跡、瑰麗適奇如人之象。再穿插加上簡化或繁化的篆書，共同組成特殊的美術字體。本件錯金〈蔡侯產之用戈〉即是由龍形圖案增飾而成。

朱林澤